
皇明典故紀聞

皇明典故紀聞卷五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　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守太寧都督僉事商暠言見儲粮粟大寧三十一萬石松亭關五十八萬石會州二十五萬石足供數年邊用

太祖謂左右曰守邊之計足食爲先今暠言儲粮足用邊郡之民可免輓運之勞矣

太祖謂侍臣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疏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詔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髮爲僧二十以下請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爲僧

太祖嘗因論兵政謂諸將曰國家用兵猶醫之

用藥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結怨起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强進無病之人縱不殘體殞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

○國朝之制每衞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二人又設前後中左右千戶所

以分領士卒後指揮不肯入署理事遇有責
成互相推避洪武二十年始命指揮使掌印
同知僉事各領一所士卒有武藝不訓練器
械不堅利者皆責所領之官
太祖嘗諭吏部臣曰爲國任人爲本作奸者不
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
者必懲庶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人前諸
城知縣陳允恭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近有
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夫長民者能愛民雖

有過可用也召復其官

〇御史㚟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邀漢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爾非我私子酒可飲而金不可受固拒之

太祖廉得其事擢漢副都御史

〇洪武二十年青州旱蝗民饑有司不以聞有使者奏之

太祖謂戶部臣曰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饑而守臣不以

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其亟遣人往賑之就
逮治其官吏
○洪武時嚴交通外夷之禁永嘉民有買暹羅
使臣沉香等物者爲里人所訐按察官論當
棄市
太祖曰永嘉乃暹羅所經之地因其經過與之
貿易此常情耳非交通外夷比也釋之
○洪武間令天下都司衛所輪班赴京較試武
藝其射牌高大與人齊射三百步外乃後的

在百步內而牌高至二丈餘嘉靖中言者言射的高大如此天下豈有二三丈之虜哉可發一笑

太祖一日召試官陳宗順等至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

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著信論

太祖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帝王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爲其所惑始若無害終實可畏其妨賢病國

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讒佞

○洪武時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者刑部請罪之

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因一時愚昧或私妻子爭長競短忿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過遂釋之合好如初

○洪武二十一年勑刑部都察院凡罪人當籍

其家者如謀叛奸黨造僞鈔之屬則沒其貲產丁口餘者止收貲產而不孥仍以農器耕牛還之俾爲衣食之本

太祖謂戶部臣曰曩者山東歲歉民饑蓋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府州縣預備糧儲如一縣則于境內定爲四所于居民叢集之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許運赴倉交納依時價償其直官儲粟

而扃鑰之就令富民守視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餓之患

太祖念軍士艱苦爲將領者不知愛䘏乃述始終之際艱難之故與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志達彼此之情直說其辭爲護身勑須示將士

太祖謂兵部臣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

馭軍士或蹈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
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
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
部其申諭之俾咸誦習遵守
太祖謂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而不病于農者莫
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但坐
食于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
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合一國用以舒
太祖嘗與侍臣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

陷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險峻而仆于平地者愼于難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愼

○洪武間儒士有起自田間而驟至峻擢者或言非愛爵之意

太祖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爵非所恡若曰起自田間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舉之加于輔臣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

嘗拘以官職

太祖嘗謂吏部侍郎侯庸曰人之成才至難自非聖賢鮮有無過者若有過能改則志于善矣可以録用比歳受祿之人及民間子弟久居學校教養有成或因小過罷黜者悉許自新仍録用之

太祖嘗與兵部尚書沈溍言興治之道當進君子退小人溍對言君子小人猝未易識

太祖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

常譬如良玉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雜于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

○給事中有薦士堪牧民者曰其人才高年少勇于敢爲

太祖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遽使人政可乎後生少年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

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太祖謂兵部尚書茹瑺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盡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計之有餘苟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有利于天下也

太祖嘗令諸犯法者輸粟北邊以自贖因謂學士劉三吾者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太祖見朝陽門外有隙地因命種桐椶漆樹五

十餘萬株歲收桐油棕漆以資工用省民間
供應
太祖謂侍臣曰朕嘗命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
鑑容貌多失真召工人問之言模範不正故
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
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
下辨别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
百度乖矣正心之功豈可忽乎
太祖嘗諭太子諸王曰人君有天下者當法天

之德天之德剛徤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
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脩若怠惰侈肆
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常保天位者未
之有也
國初官員到任多無馬或假借于人或乘驢
太祖諭兵部曰禮莫大於别貴賤明等威今布
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
帥聞多乘驢出入甚乖治體其令官爲市馬
布政司按察司二十疋府減其半州縣又減

府之半一馬率十戶飼之歲終則更其役

洪武二十四年定文武官員封贈例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又因宋制母以子貴令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

太祖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决斷之項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

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爲同毋矯訐以爲異允執厥中以副朕所託後之會議始此

○洪武二十四年勑令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寛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勿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

○洪武間令郡縣官朔望詣學謁　先聖然後升堂師生敘揖學官侍坐諸生東西立比次

講說經史考課既已學官率諸生送出學門退

○洪武間既定公服之制令文武官于早朝奏事及侍班見辭謝恩則服之遇雨雪則易便服今不然矣

太祖謂大理卿周志清曰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寃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卿當推情定

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
方古人不負朕命也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命刑部侍郎李似初都
察院僉都御史張搆與閤門使觀察使同侍
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有闕遺者隨事規正
太祖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趣廉者必
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
白不免受辱宜嚴禁之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
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

太祖諭羣臣曰構大厦者必資于衆工治天下者必賴于羣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藝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斲輪者不能爲舟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宜爲朕廣求賢才以充任使毋求備于一人可也

太祖謂侍臣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

（）洪武中都御史袁泰言御史胡昌齡等四十

一人緘口不言時政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懐譎詐不肯言耳使在位皆效其不言於國政何補

太祖曰人臣進言于君必有關于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容易若遽以心懐譎詐罪之此何異腹誹之法

太祖嘗諭五府臣曰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株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

歎之不給

○洪武二十五年詔自今凡傳制遣使持節等儀皆由東階出入無得徑由中道

○洪武間鎮南衛卒造官船擅伐民樹木爲樓櫓民訴之

太祖曰輦轂之下尚如此其他可知命斬其爲首者一人示衆餘杖之謫戍甘肅

○洪武時僉都御史凌漢大理寺丞曹瑾應天府尹高守禮府丞馬克昭祭先師孔子既迎

神而後入班爲御史曾德所劾
太祖曰祭祀不謹固當罪然旣與祭但後時耳
姑識之
○洪武間兗州曹縣主簿劉郁因事逮繫耆民
楊德等詣闕言其廉勤愛民
太祖喜曰爲政不難得民心爲難主簿有善政
及民故民愛之卽命復其官因謂廷臣曰自
古人君所患者惟憂澤不下流情不上達今
民以主簿之賢來言于朕朕宥之仍與治其

民上下之情無所壅蔽矣
○鎭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九頃六十餘畝以爲田園
太祖曰爾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罷民間歲輸馬草凡軍官之馬令自芻牧各衛軍士馬匹則令管馬指揮千百戶各擇水草豐茂之所率所部卒及其妻子屯營牧養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

太祖嘗謂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

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虫蝗則舉家皇皇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至有剥刻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官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示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寧左等七衛及寬河千戶所今年屯種所收穀

麥凡八十四萬五百七十餘石夫都司所收
軍餉且如此何今之不然也
〇國初士人因過罷黜者不得舉薦安慶府知
事周昌以爲言
太祖謂吏部臣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玼朝廷用
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錄短棄
長人君務爲苟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
下無全人矣昌言誠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
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如其才德果優並

聽舉用

○洪武二十五年詔五軍都督府諭各都司以軍馬粮儲之數及關隘要衝山川險易道里遠近悉繪圖以聞

○國初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為僧遊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偽于是命僧錄寺造周知文冊自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為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僧名之下旣

成須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隱者罪如之

○刑部尚書趙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持以獻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偽物命搥碎之始以上聞

太祖嘉歎

○洪武間湖廣孝感縣言民饑請發預備倉粮以貸之者

太祖謂戸部臣曰朕甞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
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以濟急民也若
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民之饑死者
多矣爾戸部卽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
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洪武二十六年秋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
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進
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閒陳古今孝弟
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洪武二十七年詔僧道不許奔走外方題疏
强求人財有於崇山深谷修禪學道者止許
一二人三四人者勿聽仍毋得䊸庵堂有妻
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亦不許收
民兒童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
太祖因退朝謂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
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
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
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昔先王

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
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
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
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學
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
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絶賢路
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矣
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

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奔雖田夫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太祖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

昵同乎汚俗而得譽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有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毁者果然爲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絶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爲所毁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毁譽之正故取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太祖嘗念民艱恐饑荒無措令工部諭民但有隙地皆種植桑棗及綿花率蠲其稅仍歲終具數以聞

太祖謂唐鐸曰帝王之于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思前代亂亡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所致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妥生民則可以保兹天眷卿與朕共事久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爲言使知所警勿謂已安

不以爲意也

太祖嘗諭宋國公馮勝曰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人不從所役來言朕察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耳然小人略無怨言誠可愛惜自今以後所從役者使得從容足衣食俾無窘迫自然効力無怨咨則家道昌矣

太祖謂侍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

見武侯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
滿志滿則驕驕則淫泆敗日至矣憂其不足
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愛人則人孰不
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
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
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各盡
其道則事無不濟矣

（一）
洪武間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毋病割脅食之
不愈乃禱於神如愈請殺子以祀毋果愈遂

殺其三歲兒以祀神有司以聞
太祖大怒曰父子天倫百姓無知乃殺其子滅
絶倫理遂捕伯兒杖之百謫海南仍令自今
割股卧氷者不在旌表之例
○撒馬兒罕國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號曰照世杯
太祖定正書傳詔諸儒臣錢宰等至開局翰林
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因謂之曰朕觀天象
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奎壁乃文章之

[illegible]焉今年春暮黑氣始銷文運當與
爾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著述以稱朕意時禮
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縐衣被等物又御製
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
則次坐殿中時酒樓俱成又賜鈔宴其上

○洪武二十七年勅天下衛所屯田將士以時
耕作毋怠其事每歲秋後遣人上數京師

○洪武間有司有剛直有為廉潔自守被誣逮
者得伸理後往往賜衣鈔諸物或賜宴或陞

秩如沐陽知縣周質陞山東叅政衡山主簿紀惟正陞陜西叅議潞州知州劉士源陞陜西叅政諸如此類不可勝紀

國朝最重門禁洪武問

太祖自定法令凡守衛皇城四門自指揮至軍士各依其伍全隊上直不得使人代替如一所數缺則以別所全隊易之勿以不足之伍分辭補數違者處重刑有告言者賞不依原伍因而縱令在衛者指揮以下杖一百各遞

降調邊衛受賄者治重罪軍士當直有死喪
疾病嫁娶生産諸事者准所告父母病無丁
男者許侍疾不限月日妻病無男女者亦如
之親戚慶弔不出百里外者許給假留難及
不實者治以罪若本身暴疾不准所告致病
甚者本管官治以罪其力弱子姪願代者聽
凡上直各守本門不許從別門往來違者執
獲雖國戚亦聞奏區處執獲者賞凡朝參先
放直日都督將軍及帶刀指揮等官然後文

武百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凡內官內使火者出須比對銅符無符輙放行者守門官軍治重罪有公差帶金銀叚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仍明白附寫往某處公幹及記所服衣服顏色件數回日照對有不同者卽時聞奏工匠人等出門有夾帶鈔物者許執奏惟官民軍人有事入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坐罪

上元典史隋吉言農民中有一夫一婦者當

耕種時或不幸夫病而婦給湯藥農務既廢田亦隨荒及病且愈則時已過矣上無以供賦稅下無以養室家請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團爲一社每遇農時有疾病則一社協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蕪民無饑窘

太祖善其言諭戸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隣保相助近世敎化不行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相周卹甚者强陵弱衆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

之道朕今置民百戶爲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貸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以此意諭民知之

洪武二十八年以侵暴屯卒誅東勝衛百戶吳信因遣使諭邊將曰昔漢趙充國征討西羌所用芻糧未嘗仰給朝廷由其勸課撫綏有道遂成大功朕因中原之民艱於供給故

緣邊列衛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柰何將校不能撫綏又困擾之如東勝百戶吳信不恤士卒侵其賞賜貪淫無厭使守邊者皆如信田土何得而治糧食何得而充今遣人往諭爾等其恪遵朕言毋如吳信也

洪武二十八年

太祖勅諭文武羣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

特令法外加刑意且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
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
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
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蓋嗣
君宮中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
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
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
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
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

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
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
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
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
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决惟謀逆不赦餘
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
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
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逮問

太祖嘗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脩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决大疑者近諸生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能明之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庶乎有本

○洪武間有道士獻道書者

太祖謂侍臣曰彼所獻非存神固形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説朕烏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

已之長生久視哉苟受其獻迋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爲所惑

太祖頒祖訓條章於內外諸司因勑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枛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

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埀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吕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埀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

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後更祖訓爲皇明祖
訓但更箴戒章爲首章目仍舊
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
太祖諭戸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
親王歲祿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
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
軍國之用於是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鎮
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
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

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皇太子次嫡子庶子旣封郡王必俟出閣然後歲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然後歲賜與親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

○洪武間朝叅官皆賜食

太祖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一品侍坐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官坐於門外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叩頭就坐光祿寺以次設饌食罷仍叩頭而退至二十八年十月以供給爲難始罷之

太祖聽侍臣講無逸篇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係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

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命儒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太祖嘗命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為條格書成賜名禮制集要其目十有三曰

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須布中外使各遵守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無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輩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

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刼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太祖以功臣之家不循禮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戒飭終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

取唐宋舊制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儀叅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勳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曰稽古定制頒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太祖諭侍讀張信侍講戴德彝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

負朕擢用之意

太祖因朝罷與侍臣論民間事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終歲勤動稍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饑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廈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太祖嘗諭晉王燕王以備邊十事內一款今年屯種自東勝至開平開平至大寧廣寧須於五月一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再報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干一歲三報不惟使朕知邊儲虛實而屯軍亦不至懈力矣按聖祖之留心屯政如此今何獨不然

太祖嘗命楚王湘王帥師征古州洞蠻勑之曰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宮室衣服輿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鬼神必

怒百姓必怨禍祿將薄矣若能奮威武除民

患山川鬼神亦將助順福祿庶可悠久

太祖嘗諭晉王等六王曰爾等受封朔土藩屏

朝廷吾今略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大軍

未會止是本護衞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多不

過一二萬倘遇胡馬十數萬寇邊不宜與戰

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

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

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

道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
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之必至失利
太祖諭羣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但當平
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為之事
或繆此則識見未至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
所行有謬戾者此特故為耳君子小人之過
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
雖大弗形葢君子直道而行固無所囬互小
人巧於脩飾固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

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巳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巳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

洪武三十年勑戸部凡天下積年逋賦皆許隨土地所便折收絹布金銀等物以免民轉運之勞

太祖於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製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緝麻縷積寸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邈無聞知一衣製及五百貫此農民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洪武間行人高積陝西巡察私茶回備言道路人民疾苦

太祖喜曰古之使者以覽觀風俗咨詢民情爲務今積亦可謂能利國富民矣擢鴻臚寺丞

太祖以山東河南民多惰於農事以致衣食不給乃遣人材分詣各縣督其耕種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穀菽之數來聞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

太祖享　太廟畢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

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
陵樹嘗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　太廟
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　皇
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　祖
考祖明昭格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務
齋潔以安神靈

皇明典故紀聞卷五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六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　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成祖靖難師至紫荆所服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凝爲龍紋鱗鬣皆具美如刺繡諸將見者駭異以爲嘉兆

成祖曰氷花偶然所凝豈可遽言嘉應況當戒慎之際不可以此爲喜而有怠心

成祖滹沱之戰自以數百騎突入陣大呼奮擊矢集其旗者如蝟毛嘗遣人送旗回北平諭世子謹藏之以示後世子孫使知今禦禍之難

成祖既即位諭羣臣曰凡人才識不同長於此或短於彼苟事有過誤即明言之弖不汝責若隱而不言日久覺露情同欺罔法則難容矣

成祖嘗謂侍臣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

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于警戒後王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詔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畔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爲能而寵任之狗小人之邪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爲戒

成祖既封功臣因諭羣臣曰君臣不能保全者

常始於不相信苟不相信郎父子將爲秦越
況君臣乎吾於諸功臣報之厚而待之誠常
見其善不見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
人可以兩得
成祖慮內外將校不能撫卹軍士以致逃亡者
衆勅兵部自今計逃亡之數論罰如百戶逃
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至三
十人者降充總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五十
人者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

逃軍五倍於千戶者僉緘俸及遞降一等皆如百戶之例

成祖曾問兵部尚書劉儁今天下畜馬幾何儁對以兵興耗損所存者二萬三千七百餘匹

成祖曰古者掌兵政謂之司馬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是馬於國爲最重我朝置太僕專理馬政各軍衛皆令孳牧卿等宜嚴督所司庶有蕃息之效

成祖初即位義烏縣教諭高澤言自古帝王必

虛心納言今臣民有所論奏願假以辭色使得各盡其情善者采之不善者置之則貴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達忠言日聞天下之事無壅滯矣

成祖嘉納之以示六部臣曰踈遠之臣猶能存心國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託者當思正直自奮用副委任

○國朝最重誣告之法永樂初定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

千里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告十人以上者凌遲處死梟首其鄉家屬遷化外

○永樂二年禮部尚書李至剛言　皇上即位以來廣開言路凡有可行無不聽納然無知小人往往搜求細故掛制諸司或懷挾私讐陷害良善或妄稱奏訴躲避差徭或馳騁小才希求進用甚者無稽泛言煩瀆　聖聽雖稱興利除害其實假公營私宜治以重罪榜示天下詔可之

○永樂初遣御史分詣郡國巡視民瘼諭之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爲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革者亦悉以聞

○永樂二年虜寇三萬衛遼東都指揮同知沈

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
成祖以其欺蔽誅之仍榜諭天下都司并緣邊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即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
成祖因有司請脩比干祠墓因諭侍臣曰君子爲國不爲身故犯顏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爲身不爲國爲讒諂面諛以苟富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讒諛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逄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

末皆不監覆轍國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爲
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　祖
宗之洪業
○禮部尚書李至剛妻父某坐事逮繫都察院
當伏重法至剛希恩求免
成祖問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
曰此右副都御史黃信與臣言信遂以漏洩
獄事伏誅　祖宗之重刑獄如此
○禮部尚書李至剛以　孝慈皇后忌辰請倣

宋制於佛殿脩齋誦經

成祖曰人子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

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爲人君者奉

天命爲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係但當謹身

脩德深體　天心恪循成憲爲經國遠謨使

內無奸邪外無盜賊　宗社奠安萬民樂業

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脩齋誦經抑末矣

永樂初淸凉寺僧言近寺軍民牧放牲畜蹂

踐寺外之地請付法司治罪

成祖曰京師隙地少居人艱於孳牧寺外有閒地則推以便之乃契佛利濟之心何必禁

成祖因與侍臣論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羣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刑部尚書鄭賜以部吏所書文移多謬誤郎

中等官亦不省視皆當治罪

成祖曰人精神有限案牘煩勞豈無過誤但無欺弊可釋之

（）永樂初有於承天門遺木牌無姓名止列寶鈔提舉司官吏不法數事

成祖諭法司曰投匿名文書告人罪者律有明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忿誣陷忠良其速毀之自今有此者悉勿問

成祖嘗諭科臣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

豈得復有私營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鷄牲糜
費食米今四方蝗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
爲憂此輩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艱難而暴殄
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饑民一家
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自今敢有復
爾必罪不宥

成祖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皇帝所立以傳子孫昨有憸人爲朕言朝
廷法太寬非所以爲治朕已斥之今朕當守

成之日正安養生息之時乃嚴法爲治豈不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位守位曰仁何嘗謂嚴法也

成祖嘗命侍臣輯自古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以授長子且曰朕博考載籍每覺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益于人然人資禀有強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鎮遠侯顧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防
成祖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
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朕今休息天下惟望
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
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疲敝生民近成言甚
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於是
賜以銀幣獎之
○永樂初西洋諸國使臣來朝貢方物因附載
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成祖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
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
虧辱大體萬萬矣不聽
成祖欲聞民所疾苦命吏部凡郡縣官考滿至
京選其識達治體知卹民者於六科辦事令
各言所治郡縣事久尚未有言者乃復召都
給事中朱原貞等諭之曰朕夙夜慮天下之
民有失所者爲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
滿官假辦事之名俾于六科隨爾等在朕左

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猶尚默默況遠在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成祖諭兵部臣曰將士隨朕征討其中有陣亡病死者已錄其後亦有妻子孤寡不能自陳親管官隱匿不報致失所者非朝廷報功之

意宜速下各衛令征討官應襲子孫年十五以上者送兵部襲職十四以下并寡婦幼女送京師優養旗軍死亡有幼男者紀錄食粮當陞以官者如例陞之其無子止有寡婦幼女者一體優給若有親可依不願赴京者聽其俸粮如例于所在給之

○永樂初山東有人獻陣圖者

成祖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

也朕每親當矢石見死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脩禮樂興教化豈當復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成祖於閒時問侍臣今外間軍民安否侍臣對陛下施仁政軍民皆安正太平之時

成祖曰太平豈易言必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軍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以爲太

平無事又曰奸邪難識其情似眞而實僞其
言似信而實詐苟一聽其言而信之鮮不有
失
○永樂初擢舉人王偁爲翰林院檢討
成祖因問檢討之下有何官左右對曰博士典
籍待書待詔又問已除人未對曰已除又問
其賢比偁何如對曰偁初除未知其爲人如
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因歎曰古謂用人
如積薪此類是已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偁之

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賢有勞者位其下何以服其心遂命吏部凡博士以下皆陞職與備同

○永樂初有獻道經者

成祖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爲邪人主好尚稍不謹儉人懷僥倖之心者悠縱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來流害無窮矣故不得不斥

○永樂二年孟春享　太廟戶部右侍郎李文郁無故不陪祀爲禮部所劾謫戍三萬衛

○永樂初福建甌寧縣紀錄軍丁江陰年六歲能記　御製大誥詣闕陳誦賜衣及鈔驛送建寧府儒學讀書

成祖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國家號令使小人畏而不犯可矣雖其爲惡之心未必革然爲上者用法當以寛不以猛待人當以誠不以僞猛則民不堪僞則民不信去歲命

御史給事中往各處撫安軍民禁止奸慝導
其爲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要安民昨日
給事中丁琰等奏云至四川見無犯法者乃
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
其心終不戒也遂執之琰不肖刻薄如此假
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
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
示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頼魏徵諫而止朕
嘗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

小人但圖邀功不顧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琰等赴京罪之

成祖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拳拳惟欲軍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賓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

可不勉

成祖召六科都給事中馬麟等諭曰爲治貴得大體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内有數目日月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注用印蓋之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内有不稱臣者此當罪之曰下豈敢慢上或一時急遽漏寫有之必非故違亦令從傍增之因曰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

何弊當革何利當興何處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歷言之勿隱若此細故可略也成祖與侍臣論人因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進士李衡以父在洪武中死於法自言不當違令干進

成祖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

成祖嘗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彊於已敢言者彊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成祖諭吏部臣曰爾等職專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為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永春侯王寧侍

成祖于右順門從容語及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福利先親者

成祖諭之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

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
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
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
孝何必事佛乃能為孝乎

成祖嘗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
官不若賞人以財

成祖曰以朕論之亦未盡善君人君一心愛民
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于民力則必不肯輕
與知官所以養民則必不肯輕授

成祖命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務各盡其道爾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盡散財得民仁者之政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繅絲來進請率百官賀

成祖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徧及天下

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為天下父毋一飯一食
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此
可為朕賀矣乃止
○饒州鄱陽縣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謗毀
聖賢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院學士解縉等
請置於法
成祖曰愚民若不治之將來邪説有誤後學卽
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政司按察司及府縣
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毀之

仍不許稱儒教學

○學士解縉等進大學正心章講義

成祖覽之至再諭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

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

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

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

又思爲人君但于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

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靖遠伯王友征海寇奏募民嚴寶等殺賊數

百人并得其所掠貨物

成祖諭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多由主將能導之方略作其志氣今嚴寶等有獲亦爾之功但所獲貨物宜悉與之爾勿干與毫末蓋人冒險成功而不推利與之後來不復樂為用矣

永樂二年九月周王獻騶虞羣臣朝賀畢

成祖謂侍臣曰適聞羣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豈得為仁一念不誠豈能格

天朕方夙夜斯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于朕又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係焉騶虞果爲祥祥在朕更當加慎

成祖御右順門召翰林院學士解縉侍讀黄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于心爾等亦宜

謹終如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義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
報
成祖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
爾等七人命婦其令郎赴柔儀殿見是日縉
等之妻入見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
及鈔幣表裏
成祖謂吏部尚書蹇義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
必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

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
之輙以爲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
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
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
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
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
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
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
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

實跡以聞

○永樂時御馬監有索白象食穀者戶部以聞

成祖曰此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因召御馬監

官責之曰汝輩坐食膏粱衣輕煖豈知百姓

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

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

為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

宥

○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刑部請論功定

議

成祖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通政司言山西民有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者

成祖曰此僥覬小人不可聽數年兵華災荒百

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爲命捽出之

○永樂時中官有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者成祖召府尹向寶責之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爲甚既令爾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正直不阿矜卹保庇庶幾民可休息宦者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而輙聽其役民略不之拒爲京

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如此若在遠外任小
官職當如何畏之譬爲人典守寶貨擅啓藏
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矣汝擅以朕百姓作
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再蹈前非必誅
遂逮其中官責之曰朕爲天子不敢輕役一
民汝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
其主肆意自爲乎令錦衣衛執治之
成祖聞管屯官有不勸率軍士者因顧侍臣曰
朕在藩邸時數因田獵過田家見所食甚粗

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
軍士亦田家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
所苦誰不敢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須先
得其心然後可以圖功若養之于無事之時
用之于感恩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永樂二年十二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
綺衣各一襲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
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同
縉等入謝

成祖曰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下故于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又曰朕

皇考勑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耳縉等稽首而退

成祖諭戶部臣曰數年用兵北京順天永平保定供給特勞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復舊可免

三府田租二年又曰凡人嘗居勞苦者後來安逸亦當同之嘗見前世人主一旦富貴頓忘向來所共艱難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己心以失人心爲虐民且不可況人主乎

永樂初以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爲工科給事中旣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永樂三年四月以　萬壽節命婦朝　皇后於坤寧宮賜宴

成祖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亦止於三品以
上餘悉免之著爲令
○永樂初陝西興平鳳翔二縣獻瑞麥羣臣表
賀以爲　聖德覆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
成祖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瑞麥固是嘉應
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爲太平
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愁怨于下者乎覽
表祗益慚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諛佞非治
世之風也

成祖聞南陽草寇竊發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潁初亂纔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勑書至蘆溝橋易之而返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爲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成祖謂侍臣曰朕昨閒暇援筆肆書愛其制作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正由

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獲乎

成祖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壝側隋煬帝祀圜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夫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

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成祖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近臣諭之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確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

出付所司行之詔物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
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
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畢方
與處治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
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
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
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于晩
朝來庶得盡委曲

成祖於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

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
士觧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
成祖曰士人家稍有餘貲皆欲積書况於朝廷
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
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
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
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欲遺子
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
之利豈有窮也

○永樂時都御史陳瑛言御史事紓怠情不事事

成祖諭紓戌邊因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悉黜之

○有錦衣校尉訐朝臣毀謗時政者

成祖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訐之果然因歎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誹謗必矣

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論校尉如律
成祖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
無敢與外廷交接聍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
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巳斥之亦勑各衙門
衛士於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檢夫防患譬
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痼而
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成祖有都督程達罪令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
贖因顧侍臣曰君子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

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廢大善則
爲善者怠亦孰無才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爲
惡者肆故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有可用
者乃可略其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
○故駙馬富陽侯李讓家人有中鹽虛買實收
者錦衣衛鞫之言告者不實
成祖命六科給事中孫琳等共審之實錦衣受
賄
成祖曰富陽侯之子朕外孫孰敢誣之朕但慮

錦衣衛故抑告者ibid不慮其納賄命付都察院鞫之於是侯之子懇謝過丐免

成祖曰法度與天下共之豈爲私親廢爾曹政當奉法保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欺慢以苟利與賄賂以逃刑雖爾曹亦不可得免况爾家人乎遂召都察院臣諭曰宥罪可施于踈賤而貴近不可僥免行法必先于貴近則踈賤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永樂四年六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禮部尚

書鄭賜請表賀
成祖曰此朕恐懼脩省之際何可賀又曰於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他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爲災以此言之可賀乎乃止

成祖嘗謂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葢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悞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

叢脞者爾等當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愼勿有所顧避

○海外番夷由廣東南雄至南安入貢者舟楫不通其方物皆用民力接運

成祖聞之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人入貢者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値農務之時其方物並于南雄收貯俟十

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者爲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舊令海運赴天津者舟必同日俱發有先後者治部運官罪有三十餘艘違約五日方行而同日俱達亦無所損或請治違約之罪成祖曰始慮海寇爲患故勑令同約今已濟而無損其功可贖凡用人者錄功而略過則人奮於功若計過而略功則救過之不暇何暇

懋功哉

成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請少息

成祖曰朕常在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民生何以得安蓋勤于思則理得勤于行則事治勤之爲道細民不敢廢况君乎

○永樂時有言黃福乃建文時舊臣不宜重任者

成祖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人苟圖免責誰肯盡心

成祖嘗謂翰林臣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翰林院侍讀學士武周文致仕陛辭

成祖賜坐與語慰諭良久又賜酒饌楮幣給驛

傳送侍讀胡廣曰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具至儒道光榮多矣

成祖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成祖問侍讀胡廣曰聞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曰勤者可給

成祖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於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于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其事

于理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皇明典故卷六終